

书海潮声

孤注一掷与脱颖而出

——读支奕小说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

□李璐

读到“张胜利在一片混沌中，感觉自己正在变成黑暗的一部分。一束光线从遥远的午后射进来”时，我忽然哭了。这哭得很突然，我没有想到，读到这儿的时候会哭。我想，是支奕在这个情节之前的铺垫做得水到渠成了。

读支奕的小说，印象最深的，是小说人物对于某种孤注一掷的境况的迷恋。比如小说《去南京》里，女主人公春芽爱上一个已婚男子，全情投入，去南京赴约，却等来爱人的死讯。然而，她在雪夜登上南京城墙，践了与死去的爱人的约。《春卷》中，“她”费尽一天工夫做了几只春卷，只因为这可能是“他”爱吃的。主人公全神贯注、全身心投入，以巨量精力的糜费，去做一件注定没有结果的事，这其中孤注一掷的某种疯狂气质，可能是支奕小说的特点之一。

在支奕写作的“岛警系列”小说里，这种孤注一掷的气息，便弥漫在警察对工作的全情投入里。孤注一掷熔铸了浓烈的情感，使得这些警察的行动与一般描摹“奉献精神”的小说里不同了。爱情孤注一掷的结果，可能是半生无爱、伤痕累累；在警察工作里孤注一掷的结果，可能便是在生死之间，热切又晃悠悠地走过。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便是这样一篇小说。

张胜利，这个名字天然带有几分反讽色彩，因为从小说中看来，他的大半生，失败的时刻占绝大多数；这个名字又自带喜剧色彩，仿佛他在任何逆境中又总能振作、百折不挠。小说里，张胜利对警察工作的热爱贯彻一生，这是他的孤注一掷。虽然曾遭举报而一辈子未能转为正式警察，接连遭到妻子提出离婚、女儿不理解他的打击，也丝毫未动摇他行事处事的态度，以及在办案时永远会动的恻隐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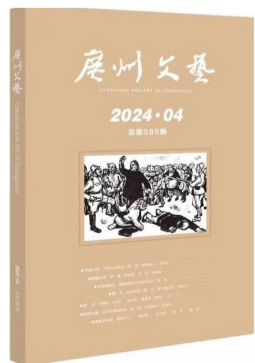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是奉献，可是，能奉献到当超强台风袭击海州城时，他跟着所里抗台救援，完全无力顾及家中老母与妻女，是接近了某种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小说写到，他的妻子李豆花在铺天盖地的雨阵中给婆婆送应急食物和药品，回家途中摔倒在一片汪洋里，而对张胜利彻底绝望。之后，支奕的笔锋变得十分凌厉：

关键是后来李豆花端出一盆亮晶晶、颤巍巍的红烧肉的时候，也把一纸离婚协议书推到了他的面前。

李豆花说，“签字，这里。”

……

张胜利犹疑了一下，又犹疑了一下，他犹疑了无数下，然后艰涩地说，“你，外面有人了？”



支奕小说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发表于《广州文艺》



支奕小说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发表于《中篇小说选刊》

李豆花微笑着，淡淡地说，“现在说这些，还重要吗？”

……

接下来的几周，他其实偷偷去找过李豆花。李豆花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，在一个小公园里面散步。

其他作家那里可能会写上好几页的艰难的离婚切割过程，在支奕小说里，前后只有这样简练的几句。李豆花离婚的要求所来之峻急、之不容拒绝，也因这字句的简练而如剑风横扫。同时，李豆花之所以能走得如此没有牵挂、不再有下文，都在这寥寥几句中得到了充分交代；李豆花与“一个男人”之间的故事，整个在小说中是隐笔，没有写。这些地方都显出支奕擅长处理小说情节的详略，以及笔法的简净利落。

与“孤注一掷”相对应的，是支奕似乎青睐于营造某种具有戏剧冲突的场景，在冲突里让人物“脱颖而出”。因为人物具有某种孤注一掷的特性，便往往不能与时俯仰，这本身是容易引起戏剧冲突的。支奕善于抓住这样的场景，展示某种尴尬。这种尴尬，来自于小说中不同人物对所在环境、对自己与周围人关系的不同判断，当彼此碰撞的那一刹那，充满张力，也拉满小说和人物的情绪。比如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里：

“第一块，肯定是给咱们周所的。”内勤殷勤地替张胜利把蛋糕送出去。

所长周小木正要客气地摆手婉拒，张胜利却一把抢过蛋糕说，“不。给刘狭义。”

现场的空气在一瞬间停止了流动。全体都沉默了。这样的沉默让周小木感到一丝尴尬。这时铃声响起，周小木顺势去接。所有人看着他的脸上逐渐凝固的表情。收线后，周小木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，“紧急任务！全体人员一楼集合！”

“现场的空气在一瞬间停止了流动。”在张胜利心中，师傅刘广义在办案时牺牲，是他永远的痛，所以

在退休当天，想以第一块蛋糕祭奠刘广义；这么一个微小的愿望，可能一般人在蛋糕殷勤地递向所长的那一刻就咽下了不说，但在对警察工作有着孤注一掷热情的张胜利这儿过不去。他竟然“一把抢过蛋糕”，这必然掀起在场每个人心中的波澜。“全体都沉默了”的场景同时反衬出内勤将蛋糕递给所长的“殷勤”有多可笑。正是在这样的戏剧冲突中，所有的人物“脱颖而出”。

支奕非常善于通过某个贯穿全篇、不时出现的线索物品，将小说情节逐渐推上高潮，让人物的性格凸显。本篇中一个明显的线索物，便是张胜利时常哼唱的霸王项羽的唱词：“此一战一定要旗开得胜，灭刘邦，擒韩信，共享太平。”

读者都知道，霸王项羽是悲剧人物，功败垂成而身死，充满英雄气概。“此一战一定要旗开得胜”的唱词，可以看作张胜利本人心性追求的对应物，也可以看成他一生运命的悲凉底色、“定场诗”。但，正是这句唱词，他弥留之际，女儿在他耳边唱出来了。“她只唱了一句，张胜利的眼角就湿了。”这一句豪情万丈又悲凉无限的“此一战一定要旗开得胜”，在小说无数个节点上屡屡出现，充分吸纳了张胜利的所有不顺与压抑，在读者心中铺垫好了所有情绪，终于在他临死前怒放，以“黑暗中的一束光”的方式，由他最牵念的女儿发出，而引起读者落泪。

无论是人物充满热情、孤注一掷的投入，还是力排众议、脱颖而出的气势，都让支奕的小说充满浪漫主义的精神。这不仅是支奕小说的内核，也是她的语言特征。试看这样的句子：

他感到时间无比的漫长，像是一滴水想要穿透海面落入海底那样的漫长。

一滴水穿透海面落入海底，这个意象博大浩瀚，又如此精微。这样的意象，正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产物。所以，小说最后，张胜利于偶然间破获了三十六年前的命案、告慰

因此案牺牲的师傅刘广义，无论从精神上、还是现实上，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英雄，也完成了小说的逻辑闭环。这是经典的浪漫主义的处理方式。

通过小说九个章节一个个具体的小故事，我们慢慢了解了张胜利其人。他富有人情味，在抓捕工作和日常生活里，都能体贴到其他人（当事人）的情绪，并用一些微小的举动，给人们带来温暖。小说也写足了他的女儿、小外孙等的生活，方方面面写出了他的一生。由此，警察和辅警不再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点陌生的形象，而是充满了日常烟火气，亲切的，令人泪落的。

支奕大学读刑侦专业，后在舟山做民警，写了一系列与警察生活有关的小说和戏剧。它们主要着眼于警察的抓捕工作、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支奕着重写的，往往是警察生活中的孤寂、无奈、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酸，而非刑侦破案的灵光时刻。妻儿患病却隐忍不言的那些故事，卧底于贩毒集团不能明说的那些辛苦，在支奕悲悯又浪漫的笔下，一点点发芽、生叶、开花。

小说中，支奕还虚构了一个“海州城”，它常遭台风袭击，有非常多的岛屿。这正是支奕所生活、熟悉的舟山在小说里的对应物。支奕小说中的警察故事、警察生活，也由此浸润了浓郁的海岛气息。读着这些文字，我仿佛看见一个长发在海风中飘扬的女刑警，于海岛的月光下，忧伤地凝望着汪洋、岛屿，以及岛上动人心魄的人情冷暖。

作者简介：李璐，1981年生，评论家，《西湖》杂志社编辑部主任。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，有评论发表于《青年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等刊，著有《灵性的生长》《论废名的创作特征》，现居杭州。

